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十一

史部

宋書卷六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

范曄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向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

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
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為太尉行參
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為功曹
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為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
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
稱之服終除祕書丞出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
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
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

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為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因起曰

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年召入拜
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
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
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
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
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
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為人故

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

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
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
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
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為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
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
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
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
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

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
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太祖徵湛八年召為太
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與景仁竝被任遇湛常
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
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將軍
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
相感說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
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

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奸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諳前世故事叙致

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
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節驅煽義康凌
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
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
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陽尹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
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豐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

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十月詔曰
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歷陽奸諛夙著謝晦之
難潛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
收後効寵秩優忝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靡厭無
君之心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羣構扇同異附下蔽上
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為表裏邪附者榮曜九族乘理
者推陷必至旋觀奸慝為日已久猶欲弘納遵養冀或
俊革自適以來凌縱滋甚悖言懟容罔所顧忌險謀潛

計瞬睨兩宮豈唯彰暴國都固亦達于四海比年七曜

違度震蝕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搢紳含憤義夫興
歎昔齊魯不綱禍傾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便收付
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子黯大將軍從
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竝從誅湛弟素黃門侍郎從廣
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
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
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為士

流所怪

范畢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如廁產之
額為墉所傷故以墉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
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
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
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為荊州別
駕從事史尋召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為征南大將
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畢憚行辭以脚

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為司徒從事
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將
葬祖夕僚故竝集東府畢弟廣淵時為司徒祭酒其日
在直畢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
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畢宣城太守不得志乃
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
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兄暲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暲在
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畢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

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
為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為揚州未
親政事悉以委畢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
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
以微旨畢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
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上歌既畢畢亦止弦初
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
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

為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
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
不為畢所重無因進說畢外甥謝綜雅為畢所知熙先
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
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
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
畢為數畢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

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畢
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熙先
乃極辭譬說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
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文人若謂朝廷
相待厚者何故不與文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
豕相遇而文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
乃定時畢與沈演之竝為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
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畢又以此為

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
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
於畢求解晚隙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
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詆詛幸災
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疊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
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
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
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

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既為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窺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

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有法
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
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竝與熙先
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
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
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為合湯一
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
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

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議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採藻殺之湛之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竝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

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竝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先為檄文曰夫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勲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叡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疊起蕭牆危禍

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肆兵犯蹕禍流
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獍過十玄莽開闢以
來未聞斯比率土忉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
糜軀之報湛之畢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
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
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
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無
主羣萌莫係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勲

盜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棲于茲六稔蒼生
饑德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鷓鴣之歌陝西有勿翦之
思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識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
愜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
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竝命羣帥
鎮戍有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
手勅逆誠禍亂預觀斯萌令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
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

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阨頓死而後已熙
先以既為大事宜須義康意旨畢乃作義康與湛之書
宣示同黨曰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已有過不
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
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
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
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為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
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

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
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
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
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
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
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為釁起羣賢
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
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

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罪戾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勦業重造宗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畢等期以其日為亂而差互不

得發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畢本無素舊中
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
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
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
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
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畢及謝綜等意欲
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
為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

不可失識緯天文竝有徵驗畢尋自來復具陳此并說
臣論議轉惡全身為難即以啓聞被勅使相酬引究其
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
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
啓震惶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畢素無
行檢少負瑕釁但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
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
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

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畢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
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竝皆款服于時上在延
賢堂遣使問畢曰以卿猶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
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
而已云何乃有異謀畢倉卒怖懼不即首款上重遣問
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竝已答款猶尚未死
徵據見存何不依實畢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跣設
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

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刻其喉愚夫不為臣雖泥下朝廷許其牖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畢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畢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畢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

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畢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畢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畢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

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徇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為奸謀干犯國憲蜚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勲秦楚囚雖身陷禍

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
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誠
方來若使冤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
貪及視息少得申暘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
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
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
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所陳竝天
文占候識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在獄與綜

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
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収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畢
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為詩曰禍福
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
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
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
此路行復即畢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
二旬畢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

畢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當前共疇事時無不
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
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
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
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畢最
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
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
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

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
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
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
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
先下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死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
已畢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
念我老今日柰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顏色不怍妻

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悲涕流漣綜曰舅
殊不同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
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諒亦
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畢為別駕數十聲畢問曰
汝恚我邪諒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耳畢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
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
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

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屨及子藹遙叔萋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耀諸所連及竝伏誅畢時年四十八畢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還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寶易和盈斤

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
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
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
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
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
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畢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黷覆滅豈復可言
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任懷猶應可尋至

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嬾學問晚成人
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
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
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
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胃懷耳文章轉進但才
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
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
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

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

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闕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

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
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
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
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
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
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
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
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

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
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
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竝實故存之
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畢少
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
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
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

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宋書卷六十九

宋書卷六十九考證

范蔚宗傳在道語笑初無暫止○暫止南史作慙耻
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推一本作雖

宋書卷六十九 考證

謹案卷六十八第十二頁後六行公緣情遣遠遣
字疑是追字之訛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亦誠幽志刊本誠訛城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

七十至
七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四千二百三十二

史部

宋書卷七十

梁

沈

約

撰

傳第三十

袁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
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
弘所賞不為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適艷

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
彭城王義康命為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
接意好甚疎劉湛叔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叔不以為
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
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
章請為諮議參軍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為宣城太守
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為太子中庶子元嘉
二十六年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叔侍坐從容

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
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
足以當之出為始興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
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
本以光公府望還為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
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
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竭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
螽集間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

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
於能濟矣乃者變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施拙故士
少闕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
勁騎急戰蹙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
昭多昧遂使栲潞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
騰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言然而切揣虛實伏
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
躡碓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

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疔禍洊興葛藟已單米粟莫係水
寓衿帶進必傾賈河隘扁固退亦墮滅所謂栖烏於烈
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
謂拯阨閩城舊史為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
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推掃列邑殲瘡
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
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實慊氓願履畝以稅既
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

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摧決之將舉
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
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
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
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緡命宜選敢悍
數千驚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櫓稽而起晨壓未
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
鍛獸驚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罔浮山如有決學漏網

遂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充部勁卒梗其歸塗
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轉無旋矣於是
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析聯響若其偽遁羸
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
蕩貿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
威席卷乘機芟剿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
雲集慶亂桑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

風之舞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
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外青蓋西巡翠華東
幸經啓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後銘方乃奠
山沈河創禮輯策闡耀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
今衆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
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闕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
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既歟若乃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
揅盡幽軫帶尋遠設有沈明能照俊偉自宜誠感泉雨

流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
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叡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
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鑑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
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
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
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
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蔑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
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涑繹故典纏土纓綏翦焉幽播

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遄會功終易
感刼晉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
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
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
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鬲土崩枝幹瓦裂
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
圍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
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

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蠶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閔施
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
國之兵謨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
闕上竿燭郭之敬裁收下策自恥懦木智不綜微敢露
昧見無會昭採淑喜為誇誕每為時人所譏始興王濬
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
淑淑與濬書曰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
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

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惜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遷太子左衛率

元凶將為弑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勦力淑及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劬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効節况憂迫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劬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為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急之劬左右

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為一段又中破分
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環首繞牀行至四更乃寢
劬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劬停車
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又辭不上劬
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劬即
位追贈太常賜賻甚厚世祖即位使顏延之為詔曰夫
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弊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
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

左衛率叔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
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
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
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曰袁淑以
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
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
給稟祿文集傳於世子幾數稜凝標數世宗步兵校尉
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為晉陵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國

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淑諸子竝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薜華朝露未足以言
也其間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
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嶮而未之斯遇謂七
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愴寸陰而
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
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宋書卷七十

宋書卷七十考證

袁淑傳檜稽而起晨壓未陣○袁淑本集檜作會

臣承

蒼

按字書稽計也會稽之地亦以會諸侯之計得名

應從本集

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外○外南史作升袁淑本集亦作升

太宗初與四方國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
○劉湛于太祖元嘉十七年被誅太宗時安得為冠

軍將軍湛字誤

宋書卷七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十三

史部

宋書卷七十一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郟人司徒羨之兄孫吳郡太守佩之弟子也祖欽之祕書監父達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為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竝幼以達

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
為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尅當即授荊州休之遣魯宗
之子軌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湛之幼孤為
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永初三年
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早罹辛苦外孫湛之特所鍾
愛且致節之肩情實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
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
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大義善自

位待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元嘉二年除著作佐郎
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太子洗
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徙黃
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
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為祕
書監加散騎常侍驍騎如故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太
祖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
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高祖

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
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
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宣
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太祖
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
宮既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
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
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

號哭湛之由此得全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
尋加侍中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
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十餘
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
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
為言時安成公何勗无忌之子也臨汝公子孟靈休昶之
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
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

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棋官至祕書監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晷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晷等歛辭所連乃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賊臣范晷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鞠對伏尋仲承祖始

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
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
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
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畢等
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宿
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為定潜通姦意報示天文未云
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畢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為
目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

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統膺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為矛盾即臣誘引之辭以為始謀之證銜臣糾告並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暉釋中間之

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宣達陛下
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
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
辭色之間徃徃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而不荅惟心無
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啟至於法靜所
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闕之日便即以聞雖晨光
幽燭曲昭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
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

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
况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禍萌士類未明
其心羣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讐隙之
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駕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
嬰伏劒為易而覲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妄微命假
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
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
官次垢穢朝班厚顏何地可以自處乞蒙隳放伏待鈇

鑽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
出為前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善於為政威惠並行廣陵
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
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
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一時之盛也時有沙門釋
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艷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
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為丹揚尹領
太子詹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

置佐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兄弟率部
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獎納
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
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
政推之凡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
尚書令敷奏出內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
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並奏免官詔曰令僕
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

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正之乃使湛之與
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
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畢等後又
有江湛何瑀之畢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
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每有
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劬賜瘞死
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輦南平王鐸建
平王宏並為上所愛而鐸妃即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

徵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
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
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弑之旦其夕
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
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世祖即位追贈司空加散騎常
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門戶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
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廩三子聿之謙之為元凶

所殺恒之嗣侯尚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子
聿之子孝嗣紹封齊受禪國除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喪以孝
聞愛好文義喜彈棋鼓琴兼明算術初為著作佐郎遷
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軍功曹復為
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湛妹
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
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還為司徒從事中

郎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隨王誕為北中郎將南
徐州刺史以湛為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委之元嘉二
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
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及
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
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
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
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

請謁論者以此稱焉上大舉北伐舉朝為不可唯湛贊

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

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

以下集議眾並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

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

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

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

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燕集未嘗命湛常謂上曰江

湛佞人不宜親也上乃為劬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劬使湛具詔草劬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劬遣收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士即殺舍吏乃得湛之湛之據寃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懋孫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升血世祖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諡曰忠簡公長子恁尚太祖第九女淮陽長公主為著作

佐郎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

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並為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為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

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
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劾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
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
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太祖欲
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鐸妃即湛妹太
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
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

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
機雖容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
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
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
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
綽曰卿向言將不大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
劾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
於此劾既立轉為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頃

之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
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
侯以為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
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
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愍侯初太社西空
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顗蘇
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
後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常以正達

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
儉嗣昇明末為齊國尚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讐讐所鍾親地兼極雖復
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災隙內兆邪蠱外興天性既離
愛敬同盡探雀請熊非無前釁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
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壁之重
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
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

舉羊祐為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
綽綯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並以道德
謙沖名高兩代祚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宋書卷七十一

宋書卷七十一考證

徐湛之傳父達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達之胡藩
傳及南史諸傳並作達之

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

臣承蒼

按上文稱會稽公

主臧皇后傳及諸王傳皆稱會稽宣公主此詔獨稱
永興公主豈先封永興而後乃改封會稽歟

及長頗涉大義善自位待○位待監本作特持今從南
史改正

門生十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十南本作千

王僧綽傳從兄徽清介士也○

臣承蒼

按僧綽伯父孺

之子名微與僧綽為從昆弟無名徽者微嘗舉吏部
郎不就卒贈秘書監有生自華宗身安隱素之詔此
云清介士當即其人徽字疑即微字之訛

宋書卷七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十四

史部

宋書卷七十二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鐸高脩儀生廬陵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

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
生明帝楊脩儀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
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
人生臨慶冲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甫荀美人
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
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
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領石頭戍事

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
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即
以鑠為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
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燾南侵陳頴
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
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
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
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

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肉薄攻
城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
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
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鏖遣安蠻司馬
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
大舉北伐諸蕃並出師鏖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
上蔡向長社長社戍主魯爽委城奔走既克長社遣幢
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偽豫州刺史僕蘭於大索

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大
索勞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
會王陽兒等至即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
劉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宜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
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
脅壽陽因東過與燾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荊州刺
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
吳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

兗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京師上以兗土彫荒罷南
兗併南徐州當別置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
遠近欲以授鑠既而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
石頭元凶弒立以為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入
討劬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劬還立南兗以鑠為使
持節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劬
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

腹心防之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劭迎
蔣侯神於宮內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
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即伏法上迎
鑠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
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為
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
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
淵初封南安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

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諡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郎諡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為南

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為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為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內世祖

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質為逆宏以伏士五十人入六門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

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
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權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
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
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
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聳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
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
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
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

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
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
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
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
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
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
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
外孫子白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卷効爭

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
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膚知追懼乖
謬轉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
號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
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司徒
中書監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
臨靈自為墓誌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曰宏夙

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
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
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
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
周旋乖圻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並
諸弟國各千戶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並子景素少
愛文義有父風大明四年為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
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

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不拜太宗初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事中冠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
軍事湘州刺史將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
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
史持節如故徵為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
節都督南徐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
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

廷為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齊王為南
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盡殂眾孫唯景素為長
建安王休祐諸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
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
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
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
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
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

怨恨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
便欲遣軍討之齊王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
為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
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
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為自防之計與司馬廬江何
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瀾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
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顥母丘

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為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為
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京邑多與金帛要結
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
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
祇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時
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
蘭之欲說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衆
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

密遣僉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為運長
所遣即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
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
信之即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
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纂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
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
將軍張保率水軍并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
榮為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

府城齊王知黃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
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顥等曰今
天時早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
而克也殷瀾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既至放火燒市邑而
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鬪志景素本乏威略恒擾不
知所為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
荆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
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池顥先衆叛走

垣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膽力欲
為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不退於萬歲樓
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中將軍張倪奴
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
十五即葬京口垣慶延祗祖左暄賀文超並伏誅殷瀾
蔡履徙梁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
赦得免景素既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
清等並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

及二少子並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欣子騶第三子恬為秭歸縣侯食邑千戶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並上書訟景素之冤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

李牧北逝強胡之旗南拒金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劒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謫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歔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疑霜霰今璇鼎啟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寃必申臣

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為
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黷知其不為暴也秦仁
獲麇知其可為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
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
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
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
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
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背今君

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
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
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
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
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蒞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
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
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
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

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楹柏構玉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

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為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為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為子不奉親之寔寧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屈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為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搦弦為鉤張一作百行坐欬噓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臯流謗

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遘愍離凶而
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席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
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
玩殷煥實為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俯張跋扈
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
德既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
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
閤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

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
非覲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
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
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
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
囂蕩揚聲北奔紿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
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為信然
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

出翻為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
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
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
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
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
危之際撫楹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
本朝以天下為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
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

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為有臯邪為無臯邪若其無臯何故為戮若其有臯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于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

命亦追王凌之寃而詔其孫為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清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惱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為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

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
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為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
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
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臯垤則降
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
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
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
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

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十
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為輔國將軍南彭
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
太常出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
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郡昶為刺史
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為秘書監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

太守又出為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
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為護軍將軍給
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
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
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即位出為使持節
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
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祖輕詔褊急不
能祇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民間喧然常云祖當有

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既誅羣公彌縱狂悖
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
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遽法生銜使帝謂法生
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喜又屢詰
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
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既至昶即聚衆起兵統內
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
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唯攜愛妾一

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時
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追封
懷遠為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夔
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為晉熙王夔襲爵食邑三千戶太
宗既以夔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
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
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
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闕乃至休否

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郝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已之餘播覃羣下而諸孫續不溫體食不克饑付於姆妳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縊縷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

所以詔第六子夔奉公為盾欲以毗整一門為公繼紹
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為難患
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謝
氏為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夔年四歲
以為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
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摠府
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
夔遣中兵叅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叅軍毛思

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變號安西將
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為晉熙國太妃四
年又進變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即位徵為使持
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
齊世子為變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為左衛將
軍與變俱下會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變
鎮尋陽之盆城據中流為内外形援攸之平變還京邑
齊王為南徐州變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

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為建安王食邑三千戶孝建三年為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為侍中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為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仍為護
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
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
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鼓吹一部時廢
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毆捶凌
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
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猪王號休仁為

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
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為驢王桂陽王休範巴
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
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穽實之以泥水俛太宗內坑中和
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欲害太
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
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
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

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檐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即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旦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猷兄弟為廢帝所

害猶未殞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
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為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為使持節侍中
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
劍二十人給三望十五乘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請求
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
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據虎檻進
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摠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

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
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
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
索虜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戶不受時豫州
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
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
督豫司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
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初初四

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
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
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
漆輪車劔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
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
等為身後之計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
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
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

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
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
入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
遣人齎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
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輦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
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實有偏介劉休仁地屬
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猷
裨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

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内外憂
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為亂逆朕曲惟天倫未忍明法申
詔誥礪辨覈事原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
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
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有司奏曰
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
以梁趙之誅跣出稱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
仁苞蓄禍迹事蔽於天明竄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

屬居戚近早延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
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藉衆効
屬承泰運竊附成勲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既聖明御
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勲怙貴自
謂應總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
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
散列邑凋虛聖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
辭意既密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

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為己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
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投意造郟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
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
惑善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
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協禍心
既得贊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為姦謀潛伺機隙圖造
釁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卒實維天誅而晉平國太
妃妾邢不能追慙子惡上感曲恩更懷不逞巫蠱呪詛

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為甚亟肆
朝市庶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
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
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
休仁為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愆謀始露
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邢付獄依法窮治詔
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
特為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

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既殺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嚼聚斂為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辜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

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浚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
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為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
有知解魚為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
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為吾所親必應知吾意
又云休仁言對能為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
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為一
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
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聞者

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死
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
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佞此
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為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
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既不可
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疑曲共知休仁既無辜釁主
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祐貪愚為天下所
疾致殞之本為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

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徃哭或生崇
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徃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為設方便
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
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
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死後
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
生嫌畏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徃雉場
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宵休仁輒語

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恒語我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梁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

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僂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妄生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

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
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
相撫勞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
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彦遠屢求
啟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啟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
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
徃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為都統既有勲
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

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
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
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
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愍特深千念
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
不必卽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為詔之辭不得不
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
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

建安年時相鄰少便狎從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
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今有一事不
如與諸侯共說懼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
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冲女也范陽祖翻有
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好事泄
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
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
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王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

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戶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
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為逆
楊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年十九
伯猷年十一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
山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
尉尋遷東揚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
四年還為秘書監領右軍將軍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

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為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為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為使持節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改都督江郢雖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

祐出鎮歷陽督劉劭等討琰琰未平劭築長圍守之休
祐復徙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並如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
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
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
剋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
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
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

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為都督南徐
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
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蒞民留之京邑遣上佐
行府州事休祐狼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
右苑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
汝剛戾如此豈為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祐將來難
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
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

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即共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絡驛相係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輿以還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

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踰文秀墮地驃騎失鞍馬驚觸松樹墮地落斫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為庶人長子仕薈早卒次子宣翊為世子為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為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鐔封

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並徙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為崇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並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太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丹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以臨賀郡為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為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時

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諡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

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為冠軍將軍南琅邪臨

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

出為都督徐州諸軍事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

郡增邑千戶明年徵為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

復徵為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衛

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尉未拜

復為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出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眾東討進督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

關

二郡

諸軍事二年遷梁雍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增邑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謫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

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致有姦私降號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繫獄啟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啟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使其母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為監行雒州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年荆

州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為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京邑譌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為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

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固陳不宜入勸割據荆楚以距朝廷休若偽許之敬先既出執錄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並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遷休若為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

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劔二十人三望
車一乘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
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
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
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
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為汝向道數日
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為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

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茫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竒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

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
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
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
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為羣小輩過失大被貶
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
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
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
召弓馬健兒都不啟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為賊罪應萬

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啟京吾知汝意謂
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
第與書事事詰誚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
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
心得申者汝得守治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計亦
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廬江王禕昔在西州
故上云治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
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
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獷暴摧軀
巴哀由和良醖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
為善將遠有以乎

宋書卷七十二

宋書卷七十二考證

南平穆王鑠傳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肉薄攻城○肉薄義見前監本訛因薄南史訛內薄今改正

建平宣簡王弘傳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楹一本作檻

宋書卷七十二考證

謹案卷七十二第三十六頁後七行使寧蠻校尉

使字疑衍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櫪